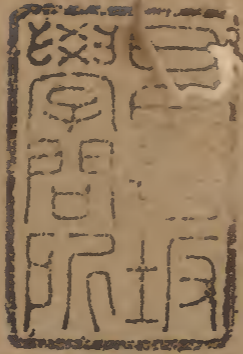


文翰大成

百五十五



漢書門			
三	七	四	一
一	四	三	一
一	五	三	一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七	四	一
一	四	三	一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95)
函號	362 6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墓誌

目錄 董文庫

唐

韓退之八篇 白居易一篇 杜牧之一篇 范傳正一篇

柳子厚四篇 張道濟一篇 李遐叔一篇 權載之一篇

皇甫持正一篇 元微之一篇 陳伯玉二篇

宋

歐陽永叔二篇 王介甫三篇 穆伯長一篇 程伯淳一篇

曾子固一篇 朱仲晦一篇



劉夢吉一篇 姚端夫一篇 元裕之一篇 虞伯生二篇
孫原道一篇 許仲平一篇 盧處道一篇 吳幼清一篇

國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

解摺

二篇胡儼

一篇楊士奇

一篇陳敬宗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墓誌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墓誌類

唐

柳子厚墓誌

韓退之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顛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漸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

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
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
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
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
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
停蓄。為深博無涯。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
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
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
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
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
召至京師。而僨。而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
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
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
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
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
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并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
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
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

也。使子厚在墓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
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
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
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
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
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
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
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
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水子元賓墓誌銘

李觀，字二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
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
客死于古小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神神并之于國東門
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辱。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
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辱，元賓才高，乎當
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辱，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
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
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九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

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言
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龍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
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
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
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
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
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
史。二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
我有德。以五而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
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嘗有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
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功。紹述上第。以進。紹述無所
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中。若言與觀樂。問曰。何如。
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後皆指前公。相龍。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義哉。莫覺。屬
神。徂聖。伏法。迥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識。有欲
求之。此其心也。

貞雅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雅先生孟氏卒。無子。其
配鄭氏。以生口。愈走位哭。且召張藉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
供葬事。諸皆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
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
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
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鄰。字東野。
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鄧郢而卒。

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奮瀟而揉之內。外完好。色
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
搯擢胃眩。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殺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
矣。其猶只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
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
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
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頌興元。軍奏為其軍參
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
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鄴。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
允。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
將葬。張籍曰。先生獨德。振筆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
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
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
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
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大學博士施先生士巧卒。其寮太
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
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
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
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
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淚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

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輟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袁州定遠丞。妻曰大原王氏。元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甫十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早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云。宮天子以為豐部尚書。錄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事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三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休。非自苦。問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所在北。百可杖履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原。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

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
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
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
水陸遠。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答
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
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
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
泊步者。下碇之稅。始至有闕。貨之燕犀珠玉落賄及此。公
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歲其貨滿三月。無妻子
之請者。盡沒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
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享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
其荒墾。每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畜不

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

以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
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
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
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
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
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
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
州祭南海。朝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
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藉。不增一人。長慶
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刺史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
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常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
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幼公之昆弟五人
載戢戢戰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目湖南入為少府監其
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
墓之左銘曰孔世壯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
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其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
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
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怯須疆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遠之
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
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輒蹙我事無
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
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
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
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
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
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鷓鴣汝何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
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
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茶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群女教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聖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極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

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其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負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九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氏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末，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戰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常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使元公墓誌銘 白樂天

公諱楨，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悝，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大夫人。公即

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巍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校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遣詔條過藉稅。又奏平塗山雨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仗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熱。凡此數十事，或一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音。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使相噪，嗷坐公專達，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魏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正。一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知制誥。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於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通租其餘。因

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
去同同之者幼鯨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
道呵麾鞭有見血者路關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
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
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
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
又明年命更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及溉旱苗農人
賴之無凶年無饑死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
尚書降璽書慰諭以一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
尚書鄧岳節度使在鄧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
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一十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
贈尚書右僕射加贈贈馬前夫人京兆常氏懿淑有聞無祿
二一 女曰侏子適校書郎常綱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
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
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
主簿某等銜哀襲事裴夫人常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廡
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相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
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
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
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
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
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
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常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

坎壈而不偶。謫漳鄉九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推道濟世。變而適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云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戢。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道。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事居日。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嗚呼。微之年。過知今。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道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之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

尚書判官。杜公。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婿獨孤。郎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

婿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掾藻。檣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理亭。沼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

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
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生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
事皇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早委怡
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
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
奴卒不肯肯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
賤可制指若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
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山賻助必親自經手池
塞關毬場種樹不數年播紳間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
書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即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
為主人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闌首約所
不

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

講說

史廳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

尹鳳

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

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大夫人寢

疾比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

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

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主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軍庫主

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擅劇寇自始多

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施法習為循常有司用比

邊墮遠地擲置不問民亦日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

闕下遞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

於道路尚書治外三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為名公偉人

主帝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煦為國壻。憲宗初寵于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狹狗馬為事。日載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窮弱。自是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生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息。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及葬。兩宮亦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其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揚。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纓畧。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流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弄。婦職是勤。天言是稽。池荒館陽。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金社。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

柳子厚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旬會。敕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中因扞衛有聞。彰徽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太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

利澤長。必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善。誓按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歛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諸待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戎。已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肯義。公於是陸聯長。輟海合。勝幢再舉。而克殄其。其徒。廓地數圻。以歸于我。理為蠻酋。帥負險。茂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耒。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數穴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剡連鳥。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溝。摩霄之阻。誓為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文。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

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
葉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
武城男食邑三百户凡再策勳臺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
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
官與宗人號奉哀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
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龍吉乃刻茲石著
公之闕以志于丘壠以告于幽明銘曰周限荆衡秦開石粵
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哉
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
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
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通商平貨
有來省沈踐山跨海堅其鵠列制器足兵貴茲蟻結烏蠻屈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其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為皇太子以
潘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
曰象勸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太宗曰毗太子參
事贈祕書監生虞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不承
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
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
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

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
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
以貞元故事為請公恐懼扣留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
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即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
華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石徒試術為
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勅答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
會烏嶺夷刺殺郡吏歐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
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使既至則穀弓橐甲去斥候禁
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濟渥諸酋長咸頌首送款故虜獲
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
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
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永流黃丹砂為紫丹能入
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於大元九年五月廿七日薨
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位正事不緘五兩
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
其塋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
都督邕州終孤孟與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
以下有兩婿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
君皆聞名銘曰文濬維祥實曰實延豕謔不嗣宗以支傳耶
公克庸彥事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
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設辭告訕卒白其
訊烏嶺猖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述彼群蠻虎龍煌煌英湯
是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發
弓服矢關是恒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

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構
灾升屋而號推髻卉裳來賻來觀。鱗原祐之顯魂松柏
芊芊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其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城
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
以御下廉忠以奉上。幹蠶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
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
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劔南
則亭擿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
允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蒞邠人錫石之地。
無怨讟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
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幄
之任。董龜虎之威。夷俗敬愛。華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
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
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尤尊
之下。直道有立。犷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
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
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
葬於潭州某辰。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二十三。
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衣
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

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群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平其狴犴。巡視南楚，總茲條貫。遷化居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去牧荒陬，肅其聽斷。敘教以息，暴疾斯遁。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才耶命邪？君子興歎。

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歛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其葬不得，微書而名其人，肯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

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諫兆之曰：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塚土是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日來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迺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武。吾為子，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恠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

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訕也挈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絃。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效。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尔勿忘。

唐丞相道遙公常公墓誌銘

張道濟

唐故中書令道遙公常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主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早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絃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悟。憂從君子。進道小。

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亡去。若其。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篲登朝。濫觴。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遵德開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訐謨皇極。功祿天地。茫。春。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道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元輔。公元承

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
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
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
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摠而兼之
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
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
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
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孝禮也明年某
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濟史儻然在疚靡所實哀以其忝縉
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閭域窺妙德之形容見
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
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我我二公抱孝含忠
又獻則足高明有勳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
地辭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
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遐叔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群臣
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
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哀道加于一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
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
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
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
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龍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

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
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
人為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寶之末胡羯
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
天子杜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略大
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
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
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完其
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
減復行公計果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
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遠代今公當國道合君臣能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大平計之
有平勃之勳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
罕傳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行鑿眷俯降臣禮赤墀
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
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詔册授太保
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舟應物世
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
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
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
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繁重向呂稷望咸等並
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
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有唐宗臣為國元老
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沉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

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歷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

權載之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册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

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封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南

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摠中餼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旌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

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
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
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
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
煩公以官職之事。息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
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
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揔已。播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
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閭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泣
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
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
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
損然恨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壽朝象觀。冠功臣之表。近天
子之光。為時論龍公所樞。提喜士容物群。而不黨理。遺情怒
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趙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
不乞靈。物怪氣談。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
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吠清流。疏灌叢。觴學引
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野。其陸賈之
裝。素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還也。至
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閱議。
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
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
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
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損與其
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

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威聲。儼然推剝。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鑿幽礎。銘曰。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祗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餘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勿心乎茫。廡榭納書。禮優職褻。知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持正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是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執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舛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使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

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漬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耻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道無功固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禎言於上曰韓愈可惜楊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羅子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寢嗚呼先生真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欽禁軍帖旱雜慶倖臣之銜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闥不施戟級族如交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登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齊延坐廟以行令望絕耶痛此四方惟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殯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各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微之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摠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遺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拍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際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嗟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杜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鏘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

脫窠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余嘗欲條析其
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
啓子美之柩襄柩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
父之為文析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牋而銘其卒葬
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
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為奉天
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
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謂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
為華州司功尋遷嚴州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
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嶽
陽享年若年夫人蒲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
收拾之巧佳勞書後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
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
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
之古墳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 陳伯玉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南
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
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
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
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
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
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祕書

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

生皇王也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飾行一日三

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

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_三服事

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

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養矣

乃輟干祿之學脩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

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

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奚其為政也

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

丘陵淵藪皇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每每黍稷漠_三汶陽

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其秋白露時年百穀收熟君嘗

有輿省農時饋田竣刑以肅墮悅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

鳥之搏擊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惇_三寡

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

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劍推埋胠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

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窳之節肅

恭儉之規脩孝悌飾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已

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

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

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

志軒冕不可得而鷦憂患不可得而累迥于我君作者五人

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

其杖而耘不谷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遠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饑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祗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亥月載踰卜此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十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絕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度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人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洎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氛氲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犒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征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有代子子孫之驕曾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茶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即陳公墓誌銘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

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為郡主簿湯生祖通通
早卒生皇考辯為郡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願虎顏性英雄而
志尚玄默群書祕術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為州閭所服耆長
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
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
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
聞名或以君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
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云微公乃山樓絕穀放息人
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圓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
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
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
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
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餘年幽厲廢
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
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
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
吾老矣汝其志之大歲已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
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
人十宅之義是歲十月巳酉遂開杖舊塋奉窆神於此山石
仙谷之中罔也銘曰 賢者避地號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
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
兮大運不齊聖賢何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立之
遺壤兮

宋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永叔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書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婦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似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天子闢浮雲剖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也發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中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者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存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又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詆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

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留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洽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潯縣太君。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其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名，以告諸冥。

葛源墓誌銘

王介甫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賈會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汀州德化

縣令監與國本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者作佐
即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
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
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
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闕官也州將之甥與
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
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獄也將
必覆公効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
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
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
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之不
能如狀者輒曰我不知為此乃其吏教我所為恐捕効致之
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
之不得節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
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
石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
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
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効公曰中貴人
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
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
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
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
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効効
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第訴之轉運使雖他

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賊狀論如法此
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
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
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
今附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
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
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
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地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
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陳比部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
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
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
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
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
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
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
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
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
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
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
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度
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

徒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為
虞部。監饒州錢監。後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
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如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
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
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遭
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蹙。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
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
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
為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
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
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為臣言者。幸
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其年月也。夫人某氏。子
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二人。皆已嫁。主
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
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
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
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驟以文法持
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
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
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撮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
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
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
修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
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
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
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
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
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
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
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乘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
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
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
疾。病遂至於不起。嗚呼。孔子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
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
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并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并遠矣。其孰能
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徐文質墓誌銘

穆伯長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以其友張道卿所隸父事來請曰。孝山
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卜葬以某日。日且迫。敢託銘於
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安予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
蓋得禮矣。今貴家富族將葬。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違
禮過時。父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
制。安得拒而勿銘也。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拜

上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主未亂。而孤教育于季父。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徙并民處之京輔。考於時至京師。遂家焉。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并俗剛厚而勤畷。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又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齋者。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沒。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也。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親之喪。顧無疆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因刻力事主。非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日卒。君凡四娶。四男五女。長子孝山。次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謀葬得其年八月之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即先墓之次。其禮也。路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未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比。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伯淳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

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人以為穎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各梁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黹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盧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光明坦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緝之。授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太。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

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柩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器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妻康

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雷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尚中書門下平章事。堪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其效。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

其其凝之名。漢筠州其人。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絲媿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于古。

女已埋銘

朱仲晦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元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夢吉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

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疋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端夫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杰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為金子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捐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並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詆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主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

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
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
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未疏
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悽悽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
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邪揮去歸
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徒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
之又如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
成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天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
從至閬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圍襄摩創殘外供仗糧不擾
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伐以故先朝公臣孰西京
使兵裁叛離仁革根頑渠首孽元四年授同簽上蕃經略捷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
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為
宋起本動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
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語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
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
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藩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有尚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
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促岸海徵恃
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必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
十萬之師再月可至視立墟王和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
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六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
迺示怠施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工聽汝何為

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
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
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未疏
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悽悽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
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邪揮去歸
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徒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
之又如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
成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天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
從至閬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圍襄摩創殘外供仗糧不擾
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伐以故先朝公臣孰西京
使兵裁叛離仁革根頑渠首孽捷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
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為
宋起本動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
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語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
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
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藩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有尚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
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促岸海徵恃
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必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
十萬之師再月可至視立墟王和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
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六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
迺示怠施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工聽汝何為

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
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叔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
恨終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受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
至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峻絕不阿惟見之
營衙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鷲見短
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
也又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
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
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滿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
散契軍以惜月廩刻弊施宜營其後先明年改監鄧復二州
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一飲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
贍餓之視便取行節已劾問十四年世嘉議大監平江路位
總管上鄧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
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
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為
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樞杓然金玉美女色無有惟文書衣
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為凌鷲者後顧為深知
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
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加
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
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
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
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以此不行必劇賊也
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

卷之五十五 四十五

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款服物則推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媼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土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轉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踣吾治其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亭下御史大夫即治蕪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也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寢不下秋兩

河決原武之紀

東林為巨浸廣負千里

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有千水又鬻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亡薪水石盡力以與水閩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殫復大發數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墓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温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鄧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密未仕女子三人一

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輩思齊後三年其季
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大較齊者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以
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以使西南雕題登馬
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麾兩王嗾臺指輿吐蕃獷狹化
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為滅死有可述
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
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繇明后聖老幹
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
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濟取置平地尤得推防萬杵登登
役不踰時隱其阜陵民流地疆我飫其食我疆泯傷皆手接
溺願顯公哉人之禍虞彼饒楚焚橫目虎龜雖古循吏列傳

史冊載筆今功孰作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立銘石道周以
得諸幽

雷希顏墓誌銘

元裕之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
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遊有衣冠龍
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
重吏負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
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而
已。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
陵竒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
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
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

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其力。希顏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廵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與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服，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心義自檢，疆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為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李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宗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

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
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
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
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將悍卒倚外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顏益
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譁者
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
遇之嘗為戶部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
擊豪右發姦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
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
雷御史至遂平望風道去繫下一兵與權貴有連從道
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
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焉為不得行然亦坐
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
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
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
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如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
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挫折猝亦不能變也食
蕪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詁間作辭氣縱橫如
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閩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
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文似夫所謂孤
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
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為餘事耳希

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鶩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取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拯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正。如有龍刻留泉。尚可以驗之石有銘。

牟先生墓誌銘

虞伯生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嚳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

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真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吏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雷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雷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

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

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筆跡屢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示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

心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生五十二卒再娶陳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

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言，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光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為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其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其敢以固陋辭，雖欲僅能書，而得而知先生者，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嶺北行省即中蘇公墓誌銘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

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
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
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
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寨。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
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重
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
死。日未昇。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傾辭不慮。往獨蘇
公受命即行。曰。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
飢者。明日告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一
無其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
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
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日暮。
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
為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
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
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
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
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搏節謹惜。非為已私。王幸察。
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
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

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

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榜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

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兩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家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未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安交。為吏視文書。司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稱徒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官天禎。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

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寒寒暑暑何行
弗感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忘行四命于朝弥光以亨頌之 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
何千萬里國舍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擾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尔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息其人識知掾語孔文徂
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々而疾不瘳炎炎弗越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辯斯
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
在此有書
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遂為滇人
曾祖考諱世燮氏有土嘗領布燮考諱連襲職天兵南指以
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
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
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
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
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
也省撤慮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
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
明年改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省

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議
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尹。階承事。即嵩明有獄。
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
德府為美縣尹。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
於滇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江諸
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疾。殆輿歸。二年
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
變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
娶皆張氏子。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府照磨。曰昇。仁德路
儒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稅。曰某。曰海。曰
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干人。既葬。諸孤。評

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也。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
年。朝廷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據

古無以侔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持為習。犷悞喜爭。尚有
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
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徵南。蓋悉其為人。方以變俗為事。乃
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厥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邛。夔皇風遠。被為樂國。生斯牧斯。揚乃職。半刺
六州宰四邑。民鳴勞止。我為息獄。狂有冤我。為直天之報爾。
亦云極。子孫熒々。孔蕃殖。喪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
則。矧乃要荒。阻重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仲平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義徙高
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

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為勤。能副所望。既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止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擣壤中。竟留月餘。公之墓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冠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閩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朱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

獨得以禮苑有子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忿邪詎諛。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處道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望服哀釋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潏郡盧執寧不天。先君子指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崇。崇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奇雋。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籍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寔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擢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

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黃之白鹿磯冒矢石
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施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庶
賅胥數背法之群賊悞無敢犯令守趙希訥悚然不敢少年
易公曰始疑倅莫喻前倅今倅雋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屯
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閱犒未集衆
忿譟謀害士官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
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惰慢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顏行坐
靡縣官敢爾即徙徽填圍杖倡亂者石衆羅拜引罪去巨猾
孔和輩搆桀橫吏十數蓋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
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
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群惡其人皆貨累鉅萬衆猶慮其賄
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綱諸國越四日即繫果緩其獄皆已
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
所於訴及守與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
能之衢寇遙起連江浙數郡遜憲臣嶠守困東守命公分殿
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
可馳嚴郊有執寇至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
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久彼起變路訟直之豈不在我
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賞脅既
良民即自技盜數知僚鄉罪除否則必雍剗無遺餘迺已遂
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決
旬歸業俾黃衣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
衆讀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
輝病奉旨意公至喟噓不敢出一語撓法於是新郡治作孔

子庙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即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
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歲蒞政以敏銳著稱晚迺綰縮
冲漠權以適義其真爽超特之氣猶時有不能掩者至取友
接物識監剴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
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
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
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斷者琴工音焉以為賢世
所寶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贖思荆分忝我以諧雅族既作
潭校之樂遠藩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頌學房極佛老
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
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
以平章何公仲龍方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為重數公
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兩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
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邱鄉縣原塘坎山
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
人長即汝寧疾廢弭案弭審弭寬審前卒女二人淋儀適於戶
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人巖以祖蔭當補
官嵩崑靈晉崑女二人曾男孫一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謂公
門閥人地文武猷為職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
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
心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者二十餘
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皆聖其材備修能

只奚賓清廟斯齋敦只爰諏疑謀斯著蔡只爰禱大厦斯棟
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速始悔只浮沈星歲存
蘊繁只云胡不弔哲人啟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夢曠弗音
襄武邁只媿妍白緇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
辭燁幽寤只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幼清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人姚紱數
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僉嘗仕魏州因家
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
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
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寃會
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官不答時廣
東得專殺貳命出囚于度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
畏懼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
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趨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
踰牆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上貳
愆恚喑默吾父引寃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
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詞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
簿宣之南陵丞劉莊監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監引所治
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
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至承務
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劬書諳律仕未顯達齊志以歿紱將
以明年秋奉柩柩葬鼎湖祖塋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
肖孤送親之終庶其有忝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

真有洗冤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綾紳女適真定李紳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國朝

故西山劉先生墓誌銘

解縉

古稱鄉先生歿而歿示于社祭之何也教施於俊良俗成于長厚仁義所摩禍亂不作法施于民則祀之祀之宜也故西山先生劉公子彰始歿而人悲之既久而益思之悲思之所至祭祀之所宜也矧其子弟門人狀其行欲銘之以不朽余可辭銘哉按狀先生年敏英家門儒貴素位雄豪不鮮窮促言論鋒發辭義卓然鄉多儒者歲時過從囊出其文字上下頡頏其門如市及亂從祖趙州公舉宗奮義日夜戰其鄉闔門多戰死子彰不幸而不死隱憂致病晚益羸喘洪武庚申以賢良徵詣示師骨立可悚遂以得還遇端時或坐以達旦嗚嗚然諷詠音冊不離手與疾忘苦洪武戊辰縣官聘

迎之訓導于學。鄉人始知見古人師弟子之禮。其病卧于家也。弟子高鳳糧。景從。柰林下受請。指畫皆不逾時。貢于鄉。舉于監。丙子之秋。一日。公亦方坐。其館人座上有報曰。趙哲先生徒也。舉在前列。先生之力也。衆賓客闕然走賀。喜。兒童婦子相問語。喧動一市。人擁先生行過其父。其父殷勤謝。又報曰。劉宗平先生徒也。舉在前列。先生之功也。則又簇擁先生行過其父。其父殷勤謝。又報曰。先生令子迪哲前在試操筆疾書。即投卷。嚮蚤出。漫不顧。迺徑得捷。轉相賀。先生先生扶杖接拜。跪不勝抃杓。因謬曰。吾弟子與子將圖侯老為朝夕養。一及門。輒欲去。老者何所復望哉。既而歎曰。吾負荷先人遺業。守經術以崇正。闢異。病且死。不敢蕪其勤。以淑于人。今幸而有子。若弟子。將勉於世。死不恨矣。未幾。公歿。時武丁丑二月二十五日也。然則雖如古人釋奠可也。非祭于社而已也。先生家吉之泰和。宋初徙吉水。文昌夏朗。高祖新民。宋寶祐進士。曾祖實翁。元貢士。號竹坪先生。伯祖震。字庚震。元進士。朝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莖先生。祖庚達。號竹西先生。家君外舅也。父諱鳳。字孟敬。至正貢士。母張氏。公生十三年而孤。事母孝。趙州公及叔父貢士君鶴。奉教之甚篤。先是人稱夏朗。劉氏治尚書。有名。雖歐陽欽八世家傳。道弗能過元盛時。王充耘等皆出其門。今惟先生得其奧。以力行。天性嚴與人義善。謹諧不為害。建祠堂。脩譜牒。親之。恩厚。白首不渝。有四書要覽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生至順壬申十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六。娶顏氏。進士顏成子之女子。男一人。迪哲也。名桓。女適曾希參者。後月餘。以哀毀。歿。將葬于沃塘山之原。銘曰。

蠹餘燼末多糟粕。渾噩授受漢已鑿天昭漢回出伊洛關閩。鴻臚繼有作南渡。惟吉擅郢斲蒙發劉氏顯孔焯竹坪蒼管。上下齟出其門者。齊憲篇王氏之子益丹。先生深淳守其朴。欲醺則吸餽則嚼。注之不充溢不涸。奎盈務靡碩碩。影捉泡醢深翦。榛窄不服施鹵斫。先生之徒一槩。義嗟嗟斯文重開拓。宇宙所裨厚不薄。此銘此行古可托。

大明吏部尚書陳公墓誌銘

余奉 詔纂修

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衆庶咸見。而四方豪傑之士雲合響應。輻湊而爭趨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大盛哉。至歲甲辰。即王位。而淞江取次。

平。若廣言陳公脩

太祖之尤註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講盡律令。崇實厚而省繁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刑之大者也。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中。而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相資之意。遂為萬世之法。而公之昭顯成德。亦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炭。尤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擢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

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繁簡。貴賤踈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啓之。未

幾卒于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余嘗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默畝之中。誠所謂
天授之者。而一時動崔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
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今尚書公沒四十餘年。始
得其子九成為之狀。哀為之刻詞于石。按狀陳氏自彬。始有
聞于信之。弋陽生應隆。應隆生文光。號南隱。贈迪功郎。生萬
里。字德甫。號梅間。任信州路。歷山長。教授。贈黃巖州知州。生
三子。曰誼。曰天驥。曰敏學。字志仲。號亦梅。官至平江路總管
府治中。生弘。字仕遠。謫韶州路乳源縣主簿。公之父也。母張
氏。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沒於洪武辛亥七月十三日。享
年五十有一。塋梧桐塢。夫人楊氏。今年九十餘。公沒二年。九
成奉母隱居于桂。徙商寧。今家于貴縣之柳門。有子三人。曰
鏞。曰銘。曰鐸。鏞之子璉。銘之子璜。鐸之子璠。為之詞曰。 茲
信之山。龍虎鬱盤。弋陽九華。連峯聳岷。峴峴篤生。偉人逢昔。經綸
審所宜歸。乘運躍鱗。

聖人好生。明刑飭法。與定章條。惟有欽恤。制兵之宜。因仍歷
世。寓農講武。經久無弊。山東初下。兵民雜居。朱藩皂蓋。往來
撫綏。暮年政成。歸掌銓衡。平均四海。位冠六卿。我紬石室。用
纂六經。敬服德業。副其聲稱。著之簡冊。復為此銘。邦家之光
閭里之榮。

橫陽徐先生墓誌銘

胡儼

先生諱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有諱寅者。嘗事王審
知。其孫某。普天福間。避亂來橫陽。子孫遂為橫陽人。先生自
幼持重。好學不勸。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

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冰壺鄭氏鄭氏有四書管窺行于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學行為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示尊敬也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法諸生自以為得師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托潮患請改築當道者來覈其事衆厭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先生獨奮然抗說具成顛末及潮未嘗為患辯甚力其役遂寢民賴以不勞處有寇嘯聚山各間葛延平陽瑞安

朝廷遣將殄除之檄郡丞王金率民為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曰民愚出迫脅一時誑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諭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衆當自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至石俱焚震湖之海後將何及全用先生言全活者甚衆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致事郡列狀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二十五年二十有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是足矣遂却藥物越十有三日以卒享年七十有六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有善行稱于鄉考初娶陳氏繼納黃氏先生黃氏出也配宋氏先七年卒有男二人長望次升女三人孫男三人肇淑輟孫女一人璣既卒之年八月甲子望奉柩歸葬邑之鳳材鄉巽溪清坑之原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敦行孝悌待母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交而益篤雖鄙夫孺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殆古所謂鄉先生者是宜銘之曰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楊士奇

公諱玘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睦。至仁仲始徙金華蘭溪之椒峯。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伯玉。祖巨川。父子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盛氏。公幼已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就學外。博勤勵不懈。以詩經中永樂乙酉浙江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賜勅歸進學。文明年召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號貞白生。以見志明憲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渠奸巨猾。為民厲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仁宗皇帝監國。尤所簡知。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闕。堂上官率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感

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履。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苦上官和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為之空。公視事之日。立罷之。權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然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積歲訟牒填委。悉取省闕。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倍繁。稍濟以寬。宣德三年。召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縱。公奉勅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勅偕六部長貳。同無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復振。為人外肅。內寬。仕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舉大體而畧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母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

鄉里以為孝感處朋友寮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廉潔之操蓋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二日夙興衣冠坐得風眩疾遽卒計聞

上為悼歎遣行人賜祭其文有持身清廉用法敬慎及振舉綱紀屏黜僥邪之獲文命有司營葬畢南京大臣君子皆致弔祭公享年五十有六配方氏繼張氏子男二鑠銓皆早卒今以姪錕為嗣女四童應方瑒郭其潛也一未行孫男四瑄珂珪王公之葵也國子司業陳敬宗銘之錕以太常卿孫時兩為事狀介監察御史包德懷來請文書墓碑公於余往還敢故故不辭而為之書銘曰

肅肅蘭臺邦之司直耳目所寄綱紀攸植彰善瘴惡激濁揚清惟平惟公惟廉與明君子在位表範正軌匪人波頽草靡卓卓邵公秉潔懷貞不矯不隨特立獨行明習博識外方內恕愛舉大要簡畧細故歷試三司成績有聞于江干閩提憲大藩善類營舒不害斂避冰蘖之存去猶始至進秩南都石度復貞用賢注能惟

天子明昌不期頤長輔 聖理發潛有詞庶其不死

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文簡黃公墓誌銘

陳敬宗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黃公既致政壽八十有三以正統十四年六月三日終于正寢其仲子中書舍人承奉翰林脩撰周公旋所述事狀致書於予而以墓銘相屬敬宗門生也安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淮字宗禛別號介菴温之水嘉人其先世諱察者任宋御史檢法憲世皆

有文學之官。至諱通者。公之祖也。通生性。字思恭。公之父也。元季方國珍據于溫。恭惧玷偽官。遂遁跡不出。退號靜菴。姓王氏。公自幼即有經世之志。年十二。鄉學師命賦荷花十四。充邑庠弟子。真臬司官。命賦挑燈杖詩。語皆出奇。驚人於九經史。性理之學。儕輩罕能及者。遂中洪武丁丑進士二甲。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即命入翰林。凡侍朝。特命解公縉與公立于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以萬機業勝。日

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

上成統。宸廟。賜坐。前論。幾。密。雖。同。列。不。得。由。聞。已。而。命。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胡。公。廣。楊。公。士。奇。楊。公。榮。金。公。幼。孫。胡。公。儼。與。之。同。事。是。年。秋。陞。公。編。脩。繼。陞。侍。讀。永。樂。改。元。之。明。年。甲。申。二。月。會。試。天。下。士。

上命解公與公為主考。得曾榮等四百七十二人。徹棘入觀。上以得才之多。為之甚喜。

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三月冊立。

皇太子。命公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

賜袍笏。寵眷日隆。丁亥。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

東宮啓沃良多。復勅兼輔導。

皇太孫。戊子。

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

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
卿等其識朕意也丑春 車駕啓行明年寅

車駕親征胡虜遣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其貴神速宜亟遣
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公言公以疾在告

皇太子命內臣問安後遣院判孫用文視醫手書畧曰卿其
勉進藥食早獲康安以慰予懷是年秋

聖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 駕下涇州謁見

上喜與語良久壬辰詔封公父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母

妻皆封宜人癸巳

車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毒奪嫡之志忌公獨深

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慶國中

惟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省愆

集又即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甲辰

仁宗皇帝嗣位遷 公通政使兼

武英殿大學士仍 領內閣事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不

許特命乘傳奔喪 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階 榮祿大夫復辭不允命三俸兼支力辭尚

書俸許之賜勅褒嘉

上手增誥文二語 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

怠蓋切於求助也 皆祖祖贈皆如其官妣贈皆夫人父封如

其官母封大夫人 妻夫人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遣使名還既而宮車晏駕群情洶々公及少傅二楊公

佐鄭襄二王監國變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留佐鄭襄二王監國公夙夜在公至

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

命太醫院使徐叔秩診視病少瘥即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

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

陛辭加賜萬貫于時公之尊府靜菴先生壽八十有九公年

餘六旬恪供子職彌謹弗懈先生沒

上遣禮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既襄事公釋

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公佚伯師傅尚書學士十一人陪

馬仍召公之子采從行公采肩輿登萬歲山

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于太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

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寵眷宴錫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

今太上皇嗣位公入朝進香

上嘉念舊臣寵眷倍厚尚胃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

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言於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

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編赤伍公曰近

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即罷之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吐番諸部聽其約

東請

朝廷利誓詞于金鉞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狼

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具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

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懷示公公曰

朝廷賜諸蕃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密只今此璞大於二

寶夷人將謂王尊於朝廷也

上甚嘉之至於

命讞疑獄而疑獄無冤

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見尤為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

上前同列有不且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阻順於是人有目

公為太認真者公亦不少變也及謝病歸四里杜門却物不

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文有介菴集歸四稿藏于家配夫

人楊氏淑德懿行儀于閨闈側室李氏子田三長棊次承即

中書舍人次槃女一在室孫男五珣瑜瑄瑒瑛孫女五曾孫

男一訃

聞賜謚文簡

命禮官祭者九有司賻葬如制以年月日定之于邑之德政鄉
大羅山之原從先兆也為之銘曰

惟周三公視古百揆公不獨立三孤以貳又劉燮調益弘化
理維寅維亮公寔職此

皇躬是保百辟攸式
寵顧雖隆小心翼人視草玉堂高文大冊一公經黃麻有典有

則獻替密勿日于
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柱石薦紳者龜維益維梅鼎

鼎是資
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社稷福及蒼生出冠廿年乘化奄

忽生榮死哀無間存沒大羅之山鬱乎佳城勒銘閉幽百世
其寧

雲谷濮處士墓碣銘

姚夔 字大章桐廬人禮部尚書

處士姓濮諱庸字孟常別號雲谷先世本宋宗室封於濮子

孫因以為姓有諱昱者自閩徙睦之大岩下五世祖再徙桐

廬遷雲溪居焉曾祖惟盛祖原大父思禮代有隱德處士性

質雅重寡言笑幼以父命為叔思義後九歲而孤事二母盡

孝母葛病憂形于色侍湯藥未嘗廢離及卒執喪如禮伯兄

孟榮性嚴遇子弟不少恕處士事之恭天倫之樂翕如也昭

穆之親雖衆恩義之篤惟均同姓有女不能歸者為具資擇

所宜歸之同里有歿不能葬者為買棺卜所宅葬之家僮夜

縛一盜殺男子來白處士與以穀釋之戒勿顯其姓名其人

改悔為良宣德乙卯歲歉路多餓殍處士設粥濟之全活者

衆正統庚申又捐穀五百石以輸義倉其輕財好義樂於為

善類如此晚厭俗喧擇幽勝處結屋以寓行樂扁曰雲谷盤桓山水間悠然塵外之趣好讀書尤喜談子史及黃老言嘗脩譜謀以厚族復祀禮以奉先每訓子孫曰惟擇交可以進德惟容眾可以免咎爾曹慎之故子弟多循謹處士生洪武壬申閏七月十日卒天順庚辰正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是年二月十五日葬於統芳園元瑩之西配喻氏有婦母德生與處士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卒正統乙丑八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子男三長璿早卒次琳次瑀起曹監授直隸徽州歙學教諭孫男八濂溪漢滋瀾堂堯臣堯咨孫女二長適晦岩王脩次適硯石喻政曾孫為十二教諭持兵部主事淳安徐貫所為狀來請銘碣于墓上乃為銘曰

宋室南渡瓜分閩中以僕為八不忘始封一遷于陸尋徙于

樂善敬賢邨為盤桓雲谷俯仰從容為生三子季典泮宮行臻通顯泉壤昭融統芳之園山迴水旋我銘其阡以永千年

